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在我印象中，荷这种水生植物，大抵生长于河网密布的泽畔水乡、平原湿地。而来到肥西山南，走进地势起伏、岗冲交错的长庄千亩太空莲基地，却彻底改变我的这一肤浅认知。

荷风雅韵，清溢莲香。正值七月仲夏，一群文人兴致盎然地走进肥西山南镇、丰乐镇，一睹百里荷香风景廊道的魅力风采。

肥西山南，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发源地，我曾多次踏足。但山南观荷，于我，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次以“荷”为主题的采风活动，既富有诗情画意，也让我特别期待！

正赶上梅雨季节，而今年夏季的雨水，较之往年又特别多。我们在山南参观的一天时间里，时大时小的雨，一直没有停歇过。但这，丝毫不会消减我们观荷赏景的浓厚兴致，反而觉得，既没有阳光曝晒，又不受热浪侵袭，雨中赏荷，真是别有一番情调。

一行人在雨中，各自撑着伞，漫步在长长的观光廊道上，沿长庄村一望无际的千亩荷园一路观花赏景，一路听取美女导游的娓娓道来。所见所闻，让我对一向钟爱的荷花，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荷的形象，最可入诗入画。荷，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诗赋吟咏的华美馨香，被赋予诸多美好的意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汉乐府民歌中荷，铺展出一幅清新秀美的江南水乡风光，给夏日的村居生活带来无限趣味。“出淤泥而不染，

采莲山南夏

■ 安徽长丰 刘宏江

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所独爱的荷，恰恰是清雅、高洁、正直、超然脱尘的代名词，成了那些品德高尚的谦谦君子的化身。“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笔下的荷，叶碧花红，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有着世间最迷人的风姿神韵。荷，谐音“和”，有和气、和顺、和谐、和美、和为贵之意，寄寓一份吉庆祥瑞的美好愿望。

而在今天，在肥西山南，荷，又被当地村民赋予一层新意：“荷（和）气生财”。荷不仅可以涵养生态，美化家园，种荷的经济效益，更是传统水稻种植的二至三倍，何乐而不为！荷，成了当地精准扶贫、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主打产业。

山南的荷，品种繁多，据说多达二十几种。这里的荷，除了以产藕为主的藕荷，更多的，是以收获莲子为主的红花莲子藕。莲子藕，是近年广泛推广种植的一个新品种，而且还有一个很时尚的名字——太空莲。较之其他荷花品种，太空莲有着花期长、花型大、花色艳、结实率高的特点，既适宜赏花观景，又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在长庄太空莲基地，村民不仅种荷采莲，还通过莲产品深加工，开发出藕粉、莲芯茶、荷叶茶等众多衍生产品，提升了莲的附加值，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千亩荷园内，还特地引种许多专用来供游人观赏的荷。“十二钗”荷花基地，有小碧台、大洒锦、大紫莲、西施浣纱、嫦娥醉舞、姣容三变、星空牡丹、红灯高照、东湖夕照等一大串令人遐想的好听名字。五彩莲池中，那些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花形各异，呈现出红、白、粉、黄、紫等不同色彩。而原产南美热带雨林地区的王莲，是我平生第一次所见，那形似芡实、叶缘上翘的巨型叶片，大到令人惊骇。

伫立塘畔花前，我静静地观察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在翠绿莲叶上调皮地滚来滚去，饶有兴趣地观看水底的鱼虾在莲叶间尽情地喋喋嬉戏，屏声敛息地用相机捕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生动画面。偶尔，还能见到一两只身姿俊逸的白鹭，在清浅的荷塘中优雅地漫步……这雨中荷塘的景致，美得让我移不开视线，挪不开脚步。那专注的神情，像老僧入定一样。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见我对着丛含苞欲放的荷花不停地变换角度取景拍照，陪同我们参观的村支书老翟指着附近一处荷塘，告诉我：“要是运气好的话，那里还可以抓拍到‘鱼吃荷花’的珍贵镜头呢！”

这漫野的荷花，漫天的荷香，让眼前这片古老的乡土田园洋溢着诗的情味。雨中荷园、清幽荷塘，又如一轴迷离朦胧、意境悠远的水墨画卷。徜徉其间，心中也便有了“复得返自然”的那种恬适悠然、忘却尘世的一切喧嚣烦扰。

置身荷花荡，疑是水云乡。今天的山南长庄，已由几年前的省级贫困村，蜕变为美丽乡村建设省市示范点。依托千亩太空莲基地，长庄村又成功打造为省级乡村生态旅游示范村、市摄影家协会“莲主题”生态摄影基地。走进长庄，给人鲜明的印象，是环境幽、生态美、产业特、村民富，人在村中行，如在画中游。在幽幽荷香中，就这么任时光悄悄溜走，获得一份精神上的诗意栖居。

采莲山南夏，莲花过人头。以“荷”为媒，山南长庄吸引众多游客来此休闲避暑、赏荷采莲，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一时间，这里竟成了夏日赏荷的网红打卡地。

夏日山南画中游，雨中荷塘分外香。面对此情此景，我竟有了吟咏一篇《新爱莲说》的强烈冲动！

人到中年

■ 安徽肥西 张莉

久未联系的好友忽然在午后打来电话，正准备戏谑她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却发现她语气中的不对劲，不似平日的端庄平稳。断断续续中，我听到她说她酒喝多了，我竟是不太相信，好友平日温良贤惠的一个小女人，哪里像是会喝醉酒的人。听电话那头她喃喃说着，像梦呓一般，说我这些年一直都好辛苦，好累，又不能讲，酒喝多了，我第一个就想着打电话给你，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打给谁。我忙问她在哪，要去陪她，她说在家里，起不来开门，让我不用去，只要听她说话就好。听她哽咽地哭诉着，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心疼。

好友是小学时的同学，相识相知了三十多年，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虽然有着自己的工作，但结婚后却一直将重心放在家中，家中诸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似我，总像北方的女汉子，风风火火，凡事不讲究，生活也过得粗粗糙糙。两个性格似乎并不相同的人却成了好友，用现在的话说便是“闺蜜”了。只是结婚后各自忙于自己的家庭，加之居住得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但哪怕是偶尔的见面，却没有丝毫的疏离感。总觉得她的生活算是比较美满的，老公事业有成，儿子也上了大学，听话帅气，小帅哥一枚。中年女性，图的 not 就是这个嘛。可是其实表面的风光又有谁知道背后的心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说起来，最后压倒骆驼的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稻草，而摧垮中年人的则是一地的鸡毛。这些鸡毛，有家庭的、工作的、生活的，琐碎、繁杂，让人身陷其中，无法解脱。在平日里，这些乱糟糟的鸡

毛都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掖在拐角处，搁在了心里面，没人察觉。别人看到的，总会是我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和笃定的神情。或许也只有在喝醉之后，才会酒后吐真言，将自己的无奈、委屈与脆弱借着酒精的作用宣泄出来，这才是中年人背后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人到中年》，潘虹演的陆文婷，是一位大夫，内容早就不太记清，留下印象的只有中年人的无奈困惑与一地鸡毛。那时的我，对中年人的理解是又老又丑且烦事多多，却没想到，也就是在一转眼间，自己也已步入中年。在终将老去的岁月里，回首过往，才会体会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成年人的世界里，本就没有容易二字。中年人，其实并不想把自己伪装成钢铁长城，也想无所顾忌地大哭一场，大醉一回，也想不管不顾地去自己的理想王国。可是，看看日日长大的孩子，想想渐渐衰老的父母，中间的我们，只能强撑着，做孩子的天，做父母的山。

人到中年，老去是一道跨不过的坎。感慨年华的飞逝，有太多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有太多的梦想还在脑海中盘旋，而身体各方面的下降、体检报告上许多超标的小箭头却无情地预示着你已走下巅峰，逐渐走向老年。

人到中年，忽然觉得社交圈越来越小，可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少。早已看透世事无常、人间冷暖，经历过，心碎过，也黯然过，知道我们每天都会对着许多戴了面具的人，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也以面具示人。

好在，人到中年，生命中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如这年少时的伙伴，尽管岁月荏苒，却依然能陪伴在身边，不离不弃，让我可以感受亲情之外的可贵友情。当千帆过尽，风华不再，让我仍然可以保持那份最真的情怀，去相信这世间的美好，依旧喜欢风花雪月，依旧欣赏浪漫情怀，却更懂得柴米油盐的平凡、一日三餐的可贵。

人到中年，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年不懂辛弃疾，读懂已然不惑时。

合肥的冬青树

■ 安徽合肥 王德明

1958年，我随父母由北京移居合肥。一辆苏联嘎斯69，把俺全家从火车站接往市区。路边长有半人高的树丛，蜿蜒不绝。

我好奇地问：“这是啥树？”父亲说：“没见过。”司机发话了：“嘀(di四声)叫冬青树，冬天也绿，个头能长很高，可剪成各种样式，赞(zan两声)吧？”“嘀”与“赞”，系合肥方言，分别是“这”与“好”的意思。我初识冬青树与合肥话，难忘那位师傅。

上高中时，家里搬到冬青树密集的省委大院。冬青树的叶子两头尖、中间鼓，春天吐新芽、嫩叶是暗红色的，秋天结出一串串圆果，鸟儿入冬啄果充饥。原来，冬青树不仅能披绿严寒，还可救援鸟类。

1974年，从戎笔者回肥探亲，许多林木被暴雪压断，唯冬青树无恙。铲雪时父亲指着树问我：“它为何能化险为夷？”见我不解，老爸使劲晃动树枝。我才发现，冬青的枝干虽然不粗，但相互紧靠，像合起的筷子难以折断；又密联整齐，构成层面宽广分散雪压。我明白了：“植物也有灵性，晓得团结重要。”

父亲对合肥产生了感情，本可返京复职，却主动放弃。漫步在徽州路上，他自言自语：“合肥这个地方好啊，有大蜀山、董铺水库、三孝口、肥西老母鸡，冬天的树也青。”冬青树似乎隔墙有耳，纷纷“咧嘴”笑。2013年，父亲故后，合肥再度“天翻地覆慨而慷”：城区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地铁开通了、电商普及了，世界制造业大会定址在此，GDP总量进入万亿元俱乐部，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分建，量子创新大道出现。冬青树也兴奋跟进，尤以居民小区外围的栽植耀眼，形成高大坚实、避沙挡风的树墙。从高空俯瞰，树坛环绕、碧波荡漾，古庐州变成绿色城。

广玉兰当选合肥市树，冬青树并未气馁，依旧春发芽、夏茂盛、秋结果、冬展绿，大雨涤过、周身闪烁，居卑处微、无怨无悔。我想，这不正是千万合肥普通市民(也含本人)，平凡而勤劳的精神写照吗？